

作品綜論、傳記訪談、王文興本人手記、散文、小說、劇本、研究資料彙編，展現出王文興研究的多元面貌。這體現了王文興研究已自成一豐富而不斷翻新的領域，更顯出其作品的重量與歷久不衰。《剪翼史》出版了，想必會對台灣文學及其研究帶來更多的可能性。



重寫台灣歷史 ——後現代與當代之辯證

從1983年獲得聯合報短篇小說獎首獎的〈玉米田之死〉開始，平路觸碰政治、社會、性別、政治與人權的書寫就沒有停下來過。一貫質疑與思辨的角度，平路以女性意識介入家國歷史，在1980年代政治環境快速變動的台灣，樹立自身獨特的風格，以性別政治角度，解讀台灣的國族敘事，她總是甘冒不諱，寫章亞若、鄧麗君、宋美齡，《行道天涯》、《何日君再來》、〈百齡箋〉描繪過去被歷史扁平化的知名公眾女性的心境，平路借用大量史料文件之中空白的隙縫，寫出了女性幽微的情慾與心境流轉，解放了被偶像化禁錮的真實人性，在父權結構下，以邊緣、去中心的私我書寫，來回辯證

彼此關聯，並找尋鬆動且重構男性大敘事的可能性。

平路於2002年前往香港，擔任香港光華新聞文化中心主任，積極推動兩地文化交流，並創辦「台灣月」，邀請台灣表演團體至香港，呈現台灣藝術文化。久住香港8年，卸下主任職務回到台灣後，平路接下文建會建國百年基金會執行顧問，也重拾了作家身分。

自2010年始，平路連續交出3部長篇小說，她的視角轉向更宏觀的台灣歷史。以真實的人物為載體，用小說筆法擴大、添補歷史中空白、斷裂之處的想像。《東方之東》（2011）描述被丈夫背叛的台商之妻前往北京尋夫，從當代故事切入鄭芝龍、鄭成功與順治王朝的關係，在歷史與現代之間，辯證中國與台灣彼此關係的歷史痕跡。《婆娑之島》（2012），重新書寫最後一任荷蘭領台時期總督揆一的故事，因鄭成功攻打台灣，固守9個月後放棄，遭軍事審判、入獄、流放。而西拉雅族女性「娜娜」則成為揆一在台灣的救贖。顯現女性溫柔、細緻的身影，又重寫歷史人物，同樣指向的是台灣命運的不定與未來。

2015年，平路把目光探進台灣內部的社會議題，以喧騰一時甚至仍未定案的謀殺案件為題材，寫成《黑水》一書，探索加害者與被害人之間的心靈，人性的慾望與毀滅，質疑社會大眾認定的現象，以小說寫出她所認定的真實。女性、解構書寫，其實都是作家探索自我與人的過程，平路對複雜人性有著無盡的好奇，更反覆質疑歷史刻板的紀錄是否有忽略真相的可能。

持續豐沛的創作，對文化與公眾事務的

關心，讓平路獲得第39屆吳三連獎的肯定。目前平路擔任中央廣播電台的董事長，除了以文化人的身分在體制內推展台灣文化與文學的深度與廣度；平路的筆，是帶著讀者往黑水更深之處涉去，還是能看見歷史中更多隙縫與個人的辯證，在在令人期待。



魔幻與愛的寫實 ——從摩里沙卡到往生互助會

鄉土文學、魔幻寫實一直都是甘耀明的書寫特色。曾被稱為「千面寫手」的甘耀明，早期《神祕列車》風格多變，得過許多文學獎，2005年的《水鬼學校和失去媽媽的水獺》被稱為「年度最有創意的小說」。但直到《殺鬼》之後的鄉土小說才讓他奠定自我風格與文學地位。這部他暱稱「大魔」的小說，講述幼時在苗栗獅潭鄉聽聞的鄉野奇談，加上對客家語言、文化的活用，甘耀明藉由大量文史資料與田野建構起豐厚的歷史場景，宏觀描繪台灣百年的創傷。以豐富想像力與誇張的人物描寫去呈現一個魔幻與寫實並陳，「關牛窩」的鄉土空間，其中上演著多元族群的互動與恩怨情仇。他可以說是台灣文壇六年級第一個站穩腳步的小說家。

在《殺鬼》中確立了自身說故事語調，隔年推出的《喪禮上的故事》，在虛構的地方「三寮坑」，親友以故事來送愛聽故事的「麵線婆」一程。從死亡出發，帶出的卻是一個個擁有真摯情感的故事，書中的一點奇幻色彩，總在最後療癒了人們心中的悲傷，伴隨著詼諧幽默的筆法，撫慰死者，更讓生者哈哈大笑，獲得了暫時忘懷煩憂的時刻，以及走下去的勇氣。

2015年，小說家在「大腦高速運轉時期」於完成的大部頭《邦查女孩》，藉由充滿智慧的女孩古阿霞、如山林般堅定而沉默的帕吉魯，以林田山為原型的「摩里沙卡」林場出發，男女主角在台灣島上開啟了既驚險又帶著濃厚人情味的冒險故事，深深的碰觸了1970年代台灣的伐木事業興衰與社會轉型。甘耀明以詼諧與深厚的人性描寫，重新探尋了台灣的歷史。不只是魔幻，而是以其寫實的筆法，轉化了親身經歷的登山經驗、扎實的田野調查，以實事求是的態度與引人入勝的說故事方法，為鄉土書寫樹立更精采的典範。

這部小說讓甘耀明獲得了第40屆「金鼎獎」，評審的評語是：「以精確史料考據，與豐富台灣山林及原民生活知識為支持，《邦查女孩》實踐目今珍罕的寫實主義小說美學。在此美學中，甘耀明且展現個人獨特關懷與風格，將悲情歷史，譜寫成一則引人入勝，洋溢童趣，與純真愛戀的故事。」

無論是長篇巨製，抑或一個個自我完足又體現了人性光輝與希望的短篇，都在在強調了甘耀明對說故事的信仰：「『故事』是人的重要資產，美好記憶凝結，可以傳承，這樣對人生就不太悲觀了。」